

閱微草堂

紀曉嵐著

第六冊

進步書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李鴻章

國朝文獻通考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 姑妄聽之一

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閒。卷軸筆硯自束髮至今。無數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獮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秘籍。復折而講考證。今老矣。無復當年之意興。惟時拈紙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已。故已成灤陽消夏錄等三書。復有此集。緬昔作者如王仲任。應仲遠。引經據古。博辨宏通。陶淵明。劉敬叔。劉義慶。簡淡數言。自然妙遠。誠不敢妄擬前修。然大旨期不乖於風教。若懷挾恩怨。顛倒是非。如魏泰。陳善之所為。則自信無是矣。適盛子松雲欲為劄記。因率書數行。弁於首。以多得諸傳聞也。遂采莊子之語。名曰姑妄聽之。乾隆癸丑七月二十五日。觀弈道人自題。

馮御史靜山家一僕。忽發狂自撾。口作謔語云。我雖落拓以死。究是衣冠。何物小人。傲不避路。今懲爾使知。靜山自往視之。曰。君白晝現形耶。幽明異路。恐於理不宜。君隱形耶。則君能見此輩。此輩不能見君。又何從而相避。其僕俄如昏睡稍頃而醒。則已復常矣。門人桐城耿守愚。狷介自好。而喜與人爭禮數。余嘗與論此事。曰。儒者每盛氣凌轢。以邀人敬。謂之自重。不知重與不重。視所自為。苟道德無愧於聖賢。雖王侯擁彗。不能榮。雖胥靡販築。不能辱。可

貴者在我則在外者不足計耳。如必以在外為重輕，是待人敬我，我乃榮；人不敬我，我即辱。與臺僕妾皆可操我之榮辱。母乃自視太輕，歟？守愚曰：公生長富貴，故持論如斯。寒士不貧賤，驕人則崖岬不立，蓋為人所賤矣。余曰：此田子方之言。朱子已駁之，其為客氣不待辨。即就其說而論，亦謂道德本重，不以貧賤而自屈，非毫無道德，但貧賤即可驕人也。信如君言，則乞丐較君為更貧，奴隸較君為更賤，羣起而驕君，君亦謂之能畜品乎？先師陳白崖先生嘗手題一聯於書室曰：事能知足心多愜，人到無求品自高。斯真探本之論，七字可以千古矣。

龔集生言：乾隆己未在京師，厲靈佑宮與一道士相識。時共杯酌，一日觀劇，邀同往，亦欣然相隨。薄暮歸，道士拱揖曰：承諸君雅意，無以為酬。今夜一觀傀儡可乎？入夜至所居室中，惟一大方几，近邊畧具酒果。中央則陳一碁局，呼童子閉外門，請賓四面圍几坐。酒一再行，道士拍界尺一聲，即有數小人，長皆八九寸，落局上。合聲演劇，呦呦嚶嚶，音如五六歲童子。而男女裝飾音調關目，一一與戲場無異。一齣終，傳奇以一折為一齣，古無是字，始見吳仕臣字彙補註曰：讀如尺相沿已久，遂不能廢。今體書之贅然不見，又數人落下，別演一齣。眾人且駭且喜，暢飲至夜分。道士命童子於門外几上置雞卵數百，白酒數罈，晏然樂止。惟聞鋪啜之聲矣。詰其何術，道士曰：凡得五雷法者，

皆可以役狐。狐能大能小。故遣作此戲。為一宵之娛。然惟供驅使則可。若或役之盜物。役之舉人。或攝召狐女薦枕席。則天譴立至矣。眾見所未見。乞後夜再觀。道士諾之。次早詣所居。則早起已携童子去。

卜者童西礪言。嘗見有二人對弈。一客預點一弈圖。如黑九三白六五之類。封置笥中。弈畢發視。一路不差。竟不知其操何術。按前定錄載開元中。宣平坊王生。為李揆卜進取。授以一臧。可數十紙。曰君除拾遺。日發此。後揆以李璣薦。命宰臣試文詞。一題為紫綵盛露囊賦。一題為答吐蕃書。一題為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至酉而成。凡塗八字。旁注兩句。明日授左拾遺。旬餘發王生之臧視之。三篇皆在其中。塗注者亦如之。是古有此術。此人偶得別傳耳。夫操管運思。臨枰布子。雖當局之人。有不能預自主持者。而卜者乃能先知之。是任我自為之事。尚莫逃定數。巧取強求。營營然日以心鬥者。是亦不可以已乎。

烏魯木齊遣犯剛朝榮言。有二人詣西藏貿易。各乘一驢。山行失路。不辨東西。忽十餘人自懸崖躍下。疑為夾壩。西蕃以奴盜為夾壩。猶額魯特之瑪哈沁也。漸近。則長皆七尺之身。髭髯有毛。或黃或綠。面目似人非人。語啁啾不可辨。知為妖魅。度必死。皆戰慄伏地。十餘人乃相向而笑。無搏噬之狀。惟挾人於脇下。而驅其驢行。止一山坳。置人於地。二驢一推墮坎中。一抽刃屠割。吹火燔

熟環坐吞噉亦提二人就坐各置肉於前察其似無惡意方飢困亦姑食之既飽之後十餘人皆捫腹仰嘯聲類馬嘶中二人仍各挾一人飛越峻嶺三四重捷如猿鳥送至官路旁各予以一石瞥然竟去石巨如瓜皆綠松也携歸貨之得價倍於所喪事在乙酉丙戌間朝榮曾見其一人言之甚悉此未知為山精木魅觀其行事似非妖物殆幽巖窮谷之中自有此一種野人從古未與世通耳

漳州產水晶云五色皆備然赤者未嘗見故所貴惟紫別有所謂金晶者與黃晶迥殊最不易得或偶得之亦大如豇豆如瓜種止矣惟海澄公家有一三足蟾可為扇墜視之如精金鎔液洞澈空明為希有之寶楊制府景素官汀漳龍道時嘗為余言然亦相傳如是未目睹也姑錄之以廣異聞

陳來章先生余姻家也嘗得一古硯上刻雲中儀鳳形梁瑤峰相國為之銘曰其鳴將將乘雲翺翔有矯之祥其鳴歸昌雲行四方以發德光時癸巳閏三月也案原題惟作閏三月蓋古例如斯至庚子為人盜去丁未先生仲子聞之多方購得癸丑六月復乞銘於余余又為之銘曰失而復得如寶玉大弓既使之然故物適逢譬威鳳之翔雲翩沒影於搖空及其歸也必仍止於梧桐故家子孫於祖宗子澤零落棄擲者多矣余嘗見媒媼攜玉佩數事云某公家求售外包殘紙

乃北宋蘄公羊傳四頁為悵惘久之聞之於先人已失之器越八載購得又乞人銘以永其傳人之用心蓋相去遠矣

董家莊佃戶丁錦生一子曰二牛又一女贅曹寧為婿相助工作甚相得也二牛生一子曰三寶女亦生一女因住母家遂聯名曰四寶其生也同年同月差數日耳姑嫂互相抱攜互相乳哺襁褓中已結婚姻三寶四寶又甚相愛稍長即跬步不離小家不知別嫌疑於二兒嬉戲時每指曰此汝夫此汝婦也二兒雖不知為何語然聞之則已稔矣七八歲外稍稍解事然俱隨二牛之母同卧起不相避忌會康熙辛丑至雍正癸卯歲屢歉錦夫婦並歿曹寧先流落至京師貧不自存寶四寶於陳郎中家不知其名惟知為江南人二牛繼至會郎中求館僮亦寶三寶於其家而誠勿言與四寶為夫婦郎中家法嚴每笞四寶三寶必暗泣笞三寶四寶亦然郎中疑之轉寶四寶於鄭氏或云即鄭氏而逐三寶三寶仍投舊媒媼又引與一家為館僮久而微聞四寶所在乃夤緣入鄭氏家數日後得見四寶相持痛哭時已十三四矣鄭氏怪之則詭以兄妹相逢對鄭氏以其名行第相連遂不疑然內外隔絕僅出入時相與目送而已後歲稔二牛曹寧並赴京贖子女轉輾尋訪至鄭氏鄭氏始知其本夫婦意甚憫惻欲助之合卺而仍留服役其館師嚴某講學家也不知古今事異昌言排斥曰中表為婚禮所禁

亦律所禁違之且有天誅主人意雖善然我輩讀書人當以風化為己任見悖理亂倫而不沮是成人之惡非君子也以去就力爭鄭氏故良懦二牛曹寧亦鄉愚聞違法罪重皆懼而止後四寶鬻為選人妾不數月病卒三寶發狂走出莫知所終或曰四寶雖被迫脅去然毀容哭泣實未與選人共房幃惜不知其詳耳果其如是則是二人者天上人間會當相見定非一瞑不視者矣惟嚴某作此惡業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然神理昭昭當無善報或又曰是非泥古亦非好名殆覬覦四寶欲以自侍耳若然則地獄之設正為斯人矣

乾隆戊午運河水淺糧船銜尾不能進共演劇賽神運官皆在方演荆釵記投江一齣忽扮錢玉蓮者長跪哀號淚隨聲下口喃喃訴不止語作閩音啁啾無一字可辨知為鬼附詰問其故鬼又不能解人語或投以紙筆搖首自道不識字惟指天畫地叩額痛哭而已無可如何振於岸上尚嗚咽跳擲至人散乃已久而稍蘇自云突見一女子手携其頭自水出駭極失魂昏然如醉以後事皆不知也此必水底羈魂見諸官集會故出鳴冤然形影不睹言語不通遣善泅者求尸亦無跡旗丁又無新失女子者莫可究詰乃連銜具牒焚於城隍祠越四五日有水手無故自剄死或即殺此女子者神譴之歟

鄭太守慎人言嘗有數友論閩詩於林子羽頗致不滿夜分就寢聞筆硯格格有聲以為鼠

也。次日見几上有字二行曰：如檄南古潭。曉禮星寒殿開。似錢郎諸公都未道。及可盡以為唐摹晉帖乎。時同寢數人。書皆不類。數人以外。又無人能作此語者。知文士爭名。死尚未已。鄭康成為厲之事。殆不虛乎。

黃小華言。西城有扶乩者。下壇詩曰：寂寂西風木葉飛。斷腸花謝雁來稀。吳娘日暮幽房冷。猶著玲瓏白苧衣。皆不解所云。乩又書曰：頃過某家。見新來稚妾。銷閉空房。流落他離。自其定命。但飢寒可念。張觸人心。遂惻然詠此。敬告諸公。苟無馴獅調象之才。勿輕舉此念。亦陰功也。請問仙號。書曰：無塵。再問之。遂不答。按李無塵。明末名妓。祥符人。開封城陷。歿於水。有詩集。語頗秀拔。其哭王烈女詩曰：自嫌子有淚。敢謂世無人。措詞得體。尤為作者所稱也。遺棄滯穗。寡婦之利。其事遠見於周雅。鄉村麥熟時。婦孺數十為羣。隨刈者之後。收所殘剩。謂之拾麥。農家習以為俗。亦不復回顧。猶古風也。人情漸薄。趨利若鶩。所殘剩者不足給。遂頗有盜竊攘奪。又浸淫而失其初意者矣。故四五月間。婦女露宿者。徧夜有數人。在靜海之東。日暮後。趁涼夜行。遙見一處有燈火。往就乞飲。至則門庭華煥。僮僕皆鮮衣。堂上張燈設樂。似乎燕賓。遙望三貴人。據榻坐。方進酒行炙。眾陳投止意。閨者為白。主人領之。俄又呼回。似附耳有所囑。閨者出引一媼。悄語曰：此去城市稍遠。倉卒不能致妓女。主人欲於同來女

伴中擇端正者三人。侑酒薦寢。每人贈百金。其餘亦各有犒賞。媼為通詞。犒賞當加倍。媼密告衆。衆利得賞。慙息。幼婦應其請。遂引三人入沐浴粧飾。更衣裙侍客。諸婦皆置別室。亦大有酒食。至夜分。三貴人各擁一婦入別院。闔家皆滅燭就眠。諸婦女行路疲困。亦酣卧不知曉。比日高睡醒。則第宅人物一無所睹。惟野草荒荒。一望無際而已。尋覓三婦。皆裸露在草間。所更衣裙已不見。惟舊衣拋十餘步外。幸尚存。視所與金。皆紙錠。疑為鬼。而飲食皆真物。又疑為狐。或地近海濱。蛟螭水怪所為。歟。貪利失身。乃祇博一飽。想其惘然相對。憶此一宵。亦似邯鄲枕上矣。先兄晴湖則曰。舞衫歌扇。儀態萬方。彈指繁華。總隨逝水。鴛鴦社散之日。茫茫回首。舊事皆空。亦與三女子裸露草間同一夢醒耳。豈但海市蜃樓為頃刻幻景哉。烏魯木齊參將德君楞額言。向在甘州。見互控於張掖令者。甲云。造言污蔑。乙云。事有實證。訊其事。則二人本中表。携妻出塞。乙亦同行。至甘州東數十里。夜失道。遇一人似貴家僕。言此僻徑。少人。我主人去此不遠。不如投止一宿。明日指路上官道。隨行三四里。果有小堡。其人人良久出。招手曰。官喚汝等入。進門數重。見一人坐堂上。問姓名籍貫。指揮曰。夜深無宿飯。祇可留宿。門側小屋可容二人。女子令與媼婢睡可也。二人就寢。後似隱隱聞婦喚聲。聞中出視。摸索不得門。喚聲亦寂。誤以為耳偶鳴也。比睡醒。則在曠野中。急覓婦。則在半里外。

樹下。裸體反接。鬢亂釵橫。衣裳掛在高枝上。言一婢持燈導至此。有華屋數楹。婢媼數人。俄主人隨至。逼同坐。拒不能。則婢媼合手抱住。解衣縛臂。置榻上。大呼無應者。遂受其污。天欲明。主人以二物置頸旁。屋宇頓失身。已卧沙石上矣。視頸旁物。乃銀二錠。各鑄重五十兩。其年號則崇禎。其縣名則榆次。土蝕黑黯。真百年以外鑄也。甲戒乙勿言。約均分。後違約。乙怒詬爭。其事乃洩。甲夫婦雖堅不承。然詰銀所自。則云拾得。又詰婦縛傷。則云撞破。其詞閃爍。疑乙語未必誑也。令笑遣甲曰。於律得遺失物。當入官。姑念爾貧。可將去。又瞋視乙曰。爾所告如虛。則同拾得。當同送官。於爾無分。所告如實。則此為鬼以酬甲婦。於爾更無分。再多言。且答爾。並驅之出。以不理理之。可謂善矣。此與拾麥婦女事相類。一以巧誘。而以利移其心。一以強脅。而以利消其怒。其揣摩人情。投其所好。伎倆亦畧相等也。

金重牛魚。即瀋陽鱖魚。今尚重之。又重天鵝。今則不重矣。遼重毗離。亦曰毗令邦。即宣化黃鼠。明人尚重之。今亦不重矣。明重消熊。棧鹿。棧鹿當是以棧飼養。今尚重之。消熊則不知為何物。雖極富貴家。問此名。亦云未睹。蓋物之輕重。各以其時之好尚。無定準也。記余幼時。人參珊瑚青金石。價皆不貴。今則日昂。綠松石碧鴉犀。價皆至貴。今則日減。雲南翡翠玉。當時不以玉視之。不過如藍田乾黃。強名以玉耳。今則以為珍玩。價遠出真玉上矣。又及鼠舊

貴白。今貴黑。貂裘舊貴長義。故曰。豐貂。今貴短義。銀鼠舊比。灰鼠價略貴。遠不及天馬。今則貴幾如貂。珊瑚舊貴鮮紅如榴花。今則貴淡如櫻桃。且有以白類車渠為至貴者。蓋相去五六十年。物價不同已如此。況隔越數百年乎。儒者讀周禮。蚘醬。竊竊疑之。由未達古今異尚耳。

八珍惟熊掌鹿尾為常見。駝峰出塞外。已罕覩矣。

此野駝之單峯。非常乾之。雙峯也。語詳槐西雜志。

猩脣則僅聞其

名。乾隆乙未。閔撫軍少儀餽余二枚。貯以錦函。似甚珍重。乃自額至頰全剝而腊之。口鼻眉目。一一宛然。如戲場面具。不僅兩脣。庖人不能治。轉贈他友。其庖人亦未識。又別贈人。不知轉落誰氏。迄未曉其烹飪法也。

李又聘先生言。東光畢公。

偶忘其名。官貴州通判。征苗時。運餉遇寇。血戰陣亡者也。

嘗奉檄勘苗峒地界。土官盛譙。款接

賓主各一磁蓋杯。置面前。土官手捧啟視。則貯一蠱。如蜈蚣蠕蠕旋動。譯者云。此蠱開則生。蘭謝則死。惟以蘭蕊為食。至不易得。今喜值蘭時。搜巖剔穴。得其二。故必獻生。表至敬也。旋以鹽末少許。灑杯中。覆之以蓋。須臾啟視。已化為水。湛然淨綠。瑩徹如琉璃。蘭氣撲鼻。用以代醢。香沁齒頰。半日後。尚留餘味。惜未問其何名也。

西域之果。蒲桃莫盛於土魯。番瓜莫盛於哈密。蒲桃京師貴綠者。取其色耳。實則綠色乃微。

熟不能甚甘。漸熟則黃。再熟則紅。熟十分則紫。甘亦十分矣。此福松巖額駙名福增格鎮關

展時為余言。瓜則充貢品者。真出哈密。餽贈之瓜。皆金塔寺產。然貢品亦祇熟至六分有奇。

途間封包閉束。瓜氣自相鬱蒸。至京可熟至八分。如以熟八九分者。貯運則蒸而霉爛矣。余

嘗問哈密國王蘇來滿。額駙之子京師園戶。以瓜子種植者。一年形味並存。二年味已改。惟形

粗近。三年則形味俱變。盡。豈地氣不同歟。蘇來滿曰。此地土暖泉甘。而無雨。故瓜味濃厚。種

於內地。固應少減。然亦養子不得法。如以今年瓜子。明年種之。雖此地味亦不美。得氣薄也。

其法當以灰培瓜子。貯於不濕不燥之空倉。三五年後乃可用。年愈久則愈佳。得氣足也。若

培至十四五年者。國王之圃。乃有之。民間不能待。亦不能久而不壞也。其語似為近理。然其

灰培之法。必有節度。亦必有宜忌。恐中國以意為之。亦未必能如所說耳。

表超然。編修言。楊勤愨公年幼時。往來鄉塾。有綠衫女子。時乘牆缺窺之。或偶避入。亦必回

眸一笑。若與目成。公始終不側視。一日拾塊擲公。曰。如此妍皮。乃裹痴骨。公拱手對曰。鑽穴

踰牆。實所不解。別覓不痴者何如。女子忽瞠目直視曰。汝狡黠如是。安能從爾索命乎。且待

來生耳。散髮吐舌而去。自此不復見矣。此足見立心端正。雖冤鬼亦無如何。又足見一代名

臣。在童稚之年。已自樹立如此也。

河間王仲穎先生

安漢李文貞公為先生改字曰仲退然原字行已久無人稱其改字也

名之銳李文貞公之高弟經術湛深

而行誼方正粹然古君子也

乙卯丙辰間余隨姚安公在京師先生猶官國子監助教未能

一見至今悵然相傳先生夜偶至邸後空院拔所種菜蔬下酒似恍惚見人影疑為盜倭已

不見知為鬼魅因以幽明異路之理厲聲責之聞叢竹中人語曰先生遂於易一陽一陰天

之道也人出以晝鬼出以夜即是幽明之分人居無鬼之地鬼居無人之地是即異路焉耳

故天地間無處無人亦無處無鬼但不相干即不妨並育使鬼晝入先生室先生責之是也

今時已深更地為空隙以鬼出之時入鬼居之地既不秉燭又不揚聲猝不及防突然相遇

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敬避似已足矣先生何責之深乎先生笑曰汝詞直姑置勿論自

拔菜蔬而返後以語門人門人謂鬼既能言先生又不畏怖何不叩其姓氏暫假詞色問冥

司之說為妄為真或亦於格物之一道先生曰是又人與鬼狎矣何幽明異路之云乎

鄭慎人言昔與數友往九鯉湖宿仙遊山家夜涼未寢出門步月忽清風冷然穿林而過木

葉簌簌棲鳥驚飛覺有種種花香沁人心骨出林後沿溪而去水禽亦聲格亂鳴似有所見

然凝睇無睹也心知為仙靈來往次日尋視林內微雨新晴綠苔如蜀步步皆印弓彎又有

跣足之跡然總無及三寸者溪邊泥跡亦然數之約二十餘人指點徘徊相與嘆異不知是

何神女也。慎人有四詩紀之。忘留其稿。不能追憶矣。

慎人又言。一日庭花盛開。聞婢嫗驚相呼喚。推窗視之。競以手指桂樹杪。乃一蝴蝶大如掌背。上坐一紅衫女子。大如拇指。翩翩翔舞。斯須過墻去。鄰家兒女。又驚相呼喚矣。此不知為何怪。殆所謂花月之妖歟。說此事時。在劉景南家。景南曰。安知非閨閣遊嬉。以道草花朵中人物。縛於蝶背而縱之耶。是亦一說。慎人曰。實見小人在蝶背。有磨控駕馭之狀。俯仰顧盼。意殊生動。殊不類偶人也。是又不可知矣。

舅氏安公介然言。昔隨高陽劉伯綏先生官瑞州。聞城西土神祠。有一泥鬼。忽仆地。又一青面赤髮鬼。衣裝面貌。與泥鬼相同。壓於其下。視之。則里中少年某。偽為鬼狀也。已斷脊死矣。衆相駭怪。莫明其故。久而有知其事者。曰。某鄰婦少艾。挑之為所詈。婦是日往母家度。必夜歸。過祠前。祠去人稍遠。乃偽為鬼狀。伏俛後待其至。而突掩之。將乘其驚怖昏仆。以圖一逞。不虞神之見譴也。蓋其婦弟預是謀。初不敢告人。事定後。乃稍稍洩之云。介然公又言。狂童蕩婦。相遇於河間文廟前。調謔無所避忌。忽飛瓦破其脰。莫知所自來也。夫聖人道德侔乎天地。豈如二氏之教。必假靈異而始信。必待護法而始尊哉。然神鬼為呵。則理所應有。必謂朱錦作會元。由於前世修文廟。視聖人太小矣。必謂數仞宮牆。竟無靈衛。是又儒者之迂也。

三座塔蒙古名古爾板蘇巴爾漢唐之營州柳城縣遼之興中府也今為喀喇沁右翼地金巡檢言張文達公之姪有樵者山行遇虎避入石穴中虎亦隨入穴故嵌空而縈曲轉輾內避漸不容虎而虎必欲縛樵者努力強入樵者窮迫見旁一小竇尚足容身遂蛇行而入不意蜿蜒數步忽睹天光竟反出穴外乃力運數石窒虎退路兩穴並聚柴以焚之虎被薰灼吼聲巖谷不食頃死矣此事亦足為當止不止之戒也

金巡檢又言巡檢署中一太湖石高出簷際皴皴斑駁孔竅玲瓏望之勢如飛動云遼金舊物也考金嘗拆良嶽奇石運之北行此殆所謂卿雲萬態奇峰耶然金以大定府為北京今大寧城是也遼興中府金降為州不應署石於州治是又疑不能明矣又相傳京師兔兒山石皆良嶽故物余幼時尚見之余虎坊橋宅為威信公故第廳事東偏一石高七八尺云是雍正中初造宅時所賜亦移自兔兒山者南城所有太湖石此為第一余又號孤石老人蓋以此云

京師花木最古者首給孤寺呂氏藤花次則余家之青桐皆數百年物也桐身橫徑尺五寸聳峙高秀夏月庭院皆碧色惜蟲蛀一孔雨漬其內久而中朽至根竟以枯槁呂氏宅後售與高太守兆煌又轉售程主事振甲藤今猶在其架用梁棟之材始能支柱其陰覆廳事一

院其蔓旁引。又覆西偏書室一院。花時如紫雲垂地。香氣襲衣。慕堂孝廉在日。

慕堂名元龍庚午舉人朱

石君之妹婿也與余同受業於董公文恪

或自宴客。或友人借宴客。觴詠殆無虛夕。迄今四十餘年。再到曾遊已

非舊主。殊深鄰笛之悲。倪穉疇年。尤嘗為題一聯曰。一庭芳草圍新綠。十畝藤花落古香。書法精妙。如渴驥怒視。今亦不知所在矣。

陳句山前輩。移居一宅。搬運家具時。先置書十餘篋於庭。似聞樹後小語曰。二十餘年。此間不見此物也。視之闌如。或曰必狐也。句山掉首曰。解作此語。狐亦大佳。

先祖光祿公。康熙中。於崔莊設質庫。司事者沈伯玉也。嘗有提傀儡者。質木偶二箱。高皆尺餘。製作頗精巧。逾期未贖。又無可轉售。遂為棄物。久置廢室中。一夕月明。伯玉見木偶跳舞院中。作演劇之狀。聽之亦咿嚶似度曲。伯玉故有膽。厲聲叱之。一時併散。次日舉火焚之。了無他異。蓋物久為妖焚之。則精氣燦散。不能復聚。或有所憑。亦為妖焚之。則失所依附。亦不能靈。固物理之自然耳。

獻縣一令。待吏役至有恩。歿後眷屬尚在署。吏役無一存問者。強呼數人至。皆掙搥相向。非復昔時。夫人憤恚慟哭。柩前倦而假寐。恍惚見令語曰。此輩無良。是其本分。吾望其感德。已大誤。汝責其負德。不又誤乎。霍然忽醒。遂無復怨尤。